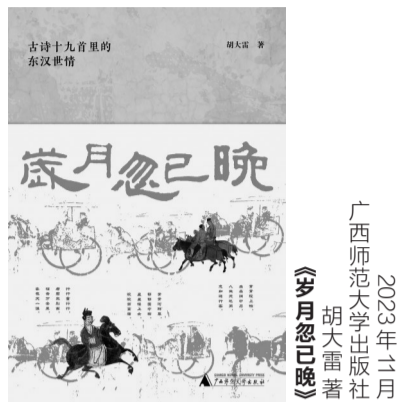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古诗十九首》究竟写了什么

□王淼



所谓《古诗十九首》，原是汉代无名氏诗作的结集，最早收录于南朝萧统编辑的文学总集《文选》中，为中国古代五言诗体的发轫之作与乐府古诗文人化的重要标志。非止于此，《古诗十九首》同时又深刻地反映出汉朝、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社会现实，反映出东汉时期的文人

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、对生命的反思以及对自身日常生活的描述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既非一人所作，更非一时之作，既在汉代社会流传已久，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——胡大雷教授的《岁月忽已晚》，即是一部全面解析这十九首古诗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色的著作。

汉代社会发展至东汉后期，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逐渐达到顶点。世家大族纷纷崛起，外戚和宦官则交替专权、相互倾轧，社会上卖官鬻爵、贿赂公行成为常态，一批重要的朝廷官员因为敢于直言而遭到惨杀，普通士人更是歧路徘徊、苦无出路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士人深受苦闷、失意与沉沦的情绪所困扰，曾经的希冀与向往渐趋渺茫，郁积已久，最终发而为诗，这就成就了包括《古诗十九首》在内的无名氏诗作。这些诗作的主题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“杂”，即所谓“不拘流例，遇物即言”，时代的哀愁和苦闷可以写入诗中，个人的悲欢和牢骚同样可以写入诗中；其艺术特点则是平平道出，绝少修饰，以平淡的文字表达深厚的感情。胡教授把如此种种的文人情绪归结为“岁月忽已晚”：生命意识中的年华老去，人生的急迫感与焦

虑感，诸如富贵烟云，功名成空；诸如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其核心即是以“岁月忽已晚”的多重题旨，来讲述东汉文人的日常生活与世风人情。

从内容上看，《古诗十九首》大抵可分为文人的宦宦生涯、爱情生活、生命意识和友情交流四个部分。文人的宦宦生涯一般是从告别家乡、负书远行开始的，游宦者的目的地大多是城市，他们远离故土，远离亲人，既享受到繁华的城市生活，同时也不免产生故土之思，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”，所写及的就是这种离情别绪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写到的爱情，大多是男女双方不在同一场景中的情感表述，比较典型的像月下相思、梦中寄情、投桃报李、鸿雁传书，经历着牛郎织女般的银河阻隔，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情达意，可谓写尽了各种各样的相思之苦。东汉文人的生命意识，原是基于光阴荏苒、生命短暂的基础之上的，他们对生命最大的感慨，就是“盛衰各有时，立身苦不早”，当一切无望、千岁之忧无法解决时，只有秉烛夜游、及时行乐。东汉文人讲究交友之道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觅得知音，才是值得一个人好好活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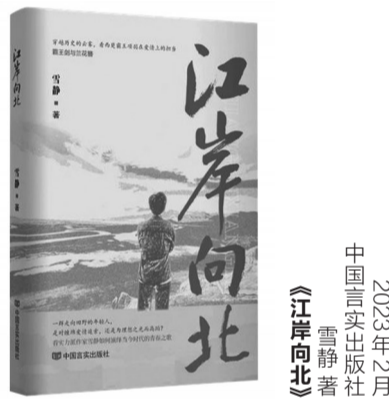
世间的理由……

书中谈及的两个细节颇有意思，一个取自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，写的是曹丕原以为可以与一些知己好友“长共相保”，享受人生。不料一场疫情，竟然使得这些知己好友在短短“数年之间，零落略尽”，曹丕悲痛忧伤之余，徒生人生无常之叹。另一个取自南朝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写的是曹丕的友人王粲去世，曹丕前去吊丧，因王粲生前喜作驴鸣，曹丕便提议同行者“可各作一声以送之”，于是，同行者皆作驴鸣。从这种别致的悼念方式中，既能够看出文人之间的深切友情，亦可见彼时文人挥洒自如、不拘形迹的个性。

毫无疑问，《古诗十九首》的确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史上的地位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《古诗十九首》在叙写自我遭遇之“怨”的同时，却也表现出了一个时代，表现出一代文人士子的精神面貌。诚如胡教授所言：“我们以‘岁月忽已晚’作为《古诗十九首》的情感抒发核心，进一步说，‘岁月忽已晚’成为东汉文人追求、挫折，再追求、再挫折，而希望仍在、追求不止的一种象征！”

乡村振兴的文学样本

□王振羽



雪静的长篇小说《江岸向北》经多年深入生活沉淀构思形成文本，又反复打磨精雕细琢，也已经出版有日，这一番惨淡经营深思熟虑，前后长达23年之久。初读这一小说，有这样的初步印象，这是一部体现“两个结合”的新文学样本，这是一部关于乡村振兴的最新观察文本，这是一部乡土地域写作的新突破。

两个结合，多有阐述。第二个结合，重大关键词，也被反复提及，不断深入。《江岸向北》反映乡村生活，书写乡村现实，如何聚焦、诠释、展示“第二个结合”，用小说的形式

加以呈现，以文学的思维予以表达，是大课题，也是新挑战。不同于赵树理的《三里湾》《小二黑结婚》，也有别于周立波、柳青等人的《山乡巨变》与《创业史》，雪静瞩目当下的长江下游边上的乡镇山村，这里的地方风物，这里的地望掌故，多与项羽虞姬的传说有关，这样的传说也并非毫无根据向壁虚构，也多与历史记载有关。雪静就项羽虞姬在当地流传千古的故事传奇、地理名称，结合当下的文化旅游、乡邦文献的挖掘、雄厚的民间文化习俗的基础，反复思量，绞尽脑汁，让笔下的人物大多调动整合起来，聚焦“结合”，挖空心思，举一反三，乡村干部也好，机关干部也罢，最为基层的村支书、村民小组长，活跃在民间的艺人，正在参加高考的中学生，媒体人物，企业老板等众多人物，不同层面，各有视角，为此乡村振兴这一主题而荟萃于作者笔端，生动、灵动，毫无硬贴堆砌之感，毫无穿帮笑场之嫌。细说项羽，揣摩虞姬，反复解读，穿越古今，体会项羽的当年心境，诠释项羽的当下价值，并无违和与拔高之感，不是油水分离的两张皮。与此同时，小说还提到了达摩、朱元璋、张孝祥、焦熈、庄祝、秦观等历史人物，他们与江北这一区域的关联度也不是资料的罗列，任意的闲笔，自然妥帖，结合得生动恰当，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引人入胜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说《江岸向北》是

较好地体现了“第二个结合”的新文学样本。

乡村振兴是国家大战略，也是新时代的迫切课题、重大任务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天南地北，长城内外，千差万别。乡村振兴，自然也要因地制宜，扬长避短，百舸争流。《江岸向北》聚焦长江下游老山脚下乌江滁河两岸这一小小区域，倾情瞩目，反复咀嚼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作者深入其中，真实展示当下乡村的实际状况，切实观察当下村民的所思所想，逼真直面当下乡村遭遇的诸多难题，人员流失，农业补助，撤乡并村，拆迁安置，邻里纠纷，医疗点的设置，村里跳舞广场的选址，危房的改造，符合农村实际的各种项目开发，基层农家的现实状态，基层干部的喜怒哀乐，更有诸如村支书的各种协调奔波，村主任方玉婉的泼辣能干，村干部何进的全身心投入，村民小组长因遗漏村补而被殴打，众多人物的活灵活现，近乎白描式的各种人物肖像，不回避矛盾，不遮掩陋习，呼之欲出，生动贴切，都是进行时中的探索推进，并无大团圆式的光明尾巴。这是在场的乡村，真实的乡村，未加粉饰原汁原味的乡村。乡村振兴当然不能局限于乡村本身，小说也展示了上级党政机关、社会各界的各种参与，周志远这一机关公务员是一种代表，被作者塑造处理得立体丰满，极为可信。所以，我说这是乡村振兴的最新观察，不是年代久远令人隔膜的过气的乡村挽歌、历史回望。

乡土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经典闪烁，名作多多，大家林立。当下书写乡村，也是高手璀璨，亮人耳目。雪静的《江岸向北》既着力于历史渊源的考察、文化元素的整合，更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，书写新时代背景之下城乡之间的互动与磨合，直率、坦荡。何进的女友卓然，媒体人于跃，更有周志远的女儿周甜甜等，一江之隔，举步之遥，都市与乡村，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，身份阻隔与观念碰撞，为乡土书写注入了新的元素、新的气象。《江岸向北》中的周甜甜作为一位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中学生，她写网络小说并且以项羽、虞姬为对象，丰富了文本而非枝蔓芜杂，堪称作者构思文本中富有想象力的神来之笔，也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时代气息与灵动神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江岸向北》在推进情节塑造人物之时，不忘闲笔点缀，多有江北这一她称之为天浦之地的风物描写，不仅仅是老山，不仅仅是各种寺庙。你看，作者笔下的龙虎巷，江北小镇的饮食风情，信手拈来，使小说文本，活色生香，如清风扑面。书写笔下人物，也往往特别留意环境烘托，月色、清风、水塘、山林，星光闪烁。有一个细节，写村支书与方玉婉，“前面不远处传来方玉婉的笑声，清脆清脆的，像银铃铛被风吹响了一样。”这样的笔触，是否有点孙犁当年《荷花淀》的味道？

读懂王蒙的三个关键词

□徐斌



读这本书，犹如面晤王蒙先生，读到他的精品力作，听到他的激情演讲。他是一个传说，一个不老的传说。如果统计、推选《王蒙这十年》这部专著中的关键词，“青春”一词出现频率应该最高。这既是作者对王蒙的深情凝望，也是王蒙这十年来精神影像的折射。

近些年来，时常有人怀疑甚至否定文学的作用。对此王蒙并不认同。在2013年以后，他以“80”后的姿态和超越生死的感受，将写作

变成生活，迎接充满生机、日新月异的时代。他明确指出：“因为有文学，记忆不会衰老，生活不会淡漠，感情不会遗忘，话语仍然鲜活，思维仍然蹭蹭蹭，童心仍然欢蹦乱跳，诗意仍然在意在胸，日子仍然晶晶亮。”

我读王蒙先生作品，始于1980年代初期。当时，我由农村跨进大学校门，一头扎入校图书馆，邂逅王蒙的外女作《青春万岁》，为一群活泼的中学生和一首欢快的序诗所感动：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用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……”我当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青春的力量。我觉得我至今依然深受这部小说的影响。

现在知道，这部小说另有一个备用名字，就叫“亮晶晶的日子”。确实，那时候的王蒙是年仅19岁的青年，从里到外都是亮晶晶的；从那时到现在，他的一生也都是亮晶晶的。王蒙说，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，是对死亡的抵抗，是对生活的依恋，是对时光的挽留。在我看来，文学还是生命的延续，灵魂的自己。实际上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那些对人有用、对社会有用的活动或者成果，都是永不磨灭的生命之光。

掩卷遐思，在本书的描述中，“奔跑”是又

一个关键词。王蒙先生14岁义无反顾地加入地下党，15岁毅然决然地退学当干部，18岁的时候追求爱情，于是在19岁的青春热情激发下，拿起笔开始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。他说：“写起小说来，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，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，都在抖擞。”又说：“我最大的梦想是中国人的全面发展。在这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，中国人民要有更崭新的模样和更开阔的精神境界。”现在他还在努力奔跑。

迄今为止，他出版过100多部小说，撰写了两千万字的作品。2015年8月，81岁的王蒙以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2019年，王蒙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被列入70年经典。2013年9月27日，为期一个月的“青春万岁——王蒙文学生涯60年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，由此开启新时期“王蒙这十年”。

在这本书中，王蒙透露了他每天的写作作息时间表：6:30起床写到8:00；早餐以后写到11:30；午餐；午休；14:00开始写到晚餐前。有时候兴致来了，晚上还要敲上一两个小时的字。由此可见，王蒙是勤奋的，并且有着极强的自制力。王蒙说过，写作也是劳动，劳动可让人永远年轻，可让人有不断的创造和发现。奔跑中有坎坷，要乐观跨越，就像河流遇

到石头，激起更高的更耀眼的浪花。他的新著《九命七羊》，是高扬乐观主义的样本。他说：“由于我的话多，祸从口出，有时会遇到些麻烦，但还都能遇难呈祥。遇到九次麻烦，起码有七次能没事，这就叫九命七羊。”他反对以养生而养生，提倡以不养生而养生。他的意思是，一个人活着，但无所事事、无所作为，那无异于行尸走肉；人活的是事业，是奉献，是精神，是灵魂。

在这本书中，“扶持”是第三个关键词。作为年届鲐背的著名作家、学者、社会活动家，他更关注年轻人的成长，关于民族的未来。2000年1月，王蒙以长篇小说《狂欢的季节》在首届“当代文学拉力赛”的总决赛上赢得冠军，并获得编辑部颁发的10万元大奖。王蒙当场宣布，将所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设立“春天文学奖”，为年轻作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，让他们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。

总体来说，《王蒙这十年》通过“青春”“奔跑”“扶持”三个关键词，展示了王蒙先生在过去十年中的创作活力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青年的关注等精彩画面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王蒙先生的窗口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文学巨匠的坚持和担当。这是一本优秀的书。